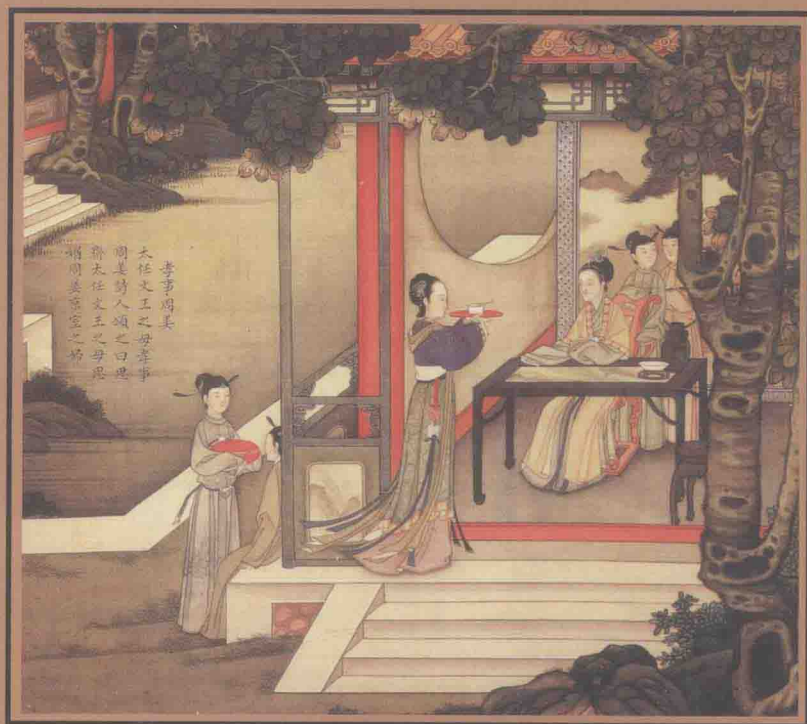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【中华藏书百部】

学术顾问：汤一介 文怀沙 主 编：徐 寒



中华传世家训

【全新校勘珍藏版】下



中国书店



【中华藏书百部】

学术顾问◎汤一介 文怀沙

主编◎徐寒

中华传世家训

【下】



全新校勘珍藏版

中国书店



第十二章 纪昀家训

【作者介绍】纪昀（1724~1805）清代学者，文学家。字晓岚，一字春帆，晚号石云。直隶献县（今河北献县）人。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进士，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。三十三年，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以亏帑获罪，昀为卢见曾姻家，私下遣人往告，被谪戍乌鲁木齐。三十五年释还。历官左都御史，兵部、礼部尚书，协办大学士。卒谥文达。纪昀学宗汉儒，博览群书，工诗及骈文，尤长于考证训诂。任官50余年，以学问文章名重朝野，学者咸与之往来，托庇门下。纪昀胸怀坦率，性好滑稽，骤闻其语，近于诙谐，过而思之，乃是名言。先后参与《热河志》、《历代职官表》、《河源纪略》、《八旗通志》诸书的编写。乾隆间辑修《四库全书》，纪昀任总纂官，主持写定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200卷，为清代目录学巨著，嘉道以后，奉为读书指南。他还主持纂修《大清会典》、清三通、《清高宗实录》等。其他著述尚有《沈氏四声考》、《史通削繁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。纪昀的一生，升迁贬谪，无不备受。他的诗文，经后人搜集编为《纪文达公遗集》，诗文各16卷。

寄弟秀岚一

吾弟有志研究经学，甚善。来书询问汉儒以训诂专门，宋儒以义理相尚，二说究以何者为优。夫泛言之，似觉汉学粗而宋学精，实则不明训诂，义理何自而明？溯自孔子删定群经，垂教万世，大义微言，递相授受。汉代诸儒，去古未远，训诂笺注，类能窥先圣之心；又淳朴未漓，无植党争名之习，故能各传师说，笃溯渊源。沿及北宋，勒为注疏，研穷玩索，各抒心得。平心而论，《尚书》、《三礼》、《三传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尔雅》诸注疏，皆根据古义，断非宋儒所能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宋儒积一生精力，字斟句酌，亦断非汉儒所及，此谓各有所长。汉儒或执旧文，过于信传；宋儒或凭臆断，勇于改经，此谓各有所短。计其得失，正复相当。若藐视汉儒，不加探讨，概用诋排，视犹上苴，未免既成大轂，追斥椎轮，得济迷川，遽焚宝筏。莫怪后世饱学之士，代汉儒抱不平，又纷起而攻宋儒之短矣。按宋儒之攻汉儒，非为说经起见，特求胜于汉儒而已。后人之攻宋儒，亦非为说经起见，特不服宋儒之诋汉儒而已。总而言之，汉儒之学深奥，非读书稽古，不能下一语；宋儒之学浅近，人人皆可以空谈。其间兰艾同生，诚有不尽履人心者。吾辈说经，只求实在，攻击之词，概置弗论，获益多矣。

【译文】

我弟弟有志于研究经学，太好了。来信询问汉代儒生拿训诂作专门学问，宋代



儒生拿义理相互崇尚，两种说法究竟哪个为好。泛泛地说，似乎觉得汉学粗放而宋学精细，实际上不明训诂，义理以从哪里明了呢？溯源自孔子删定群经，教育后世，微言大义，递相授受。汉代的儒生们，离开上古不远，训诂笺注，大体能够窥得先圣的想法；而且又淳朴不浅薄，没有培植党羽、争执名声的习气，所以能够各自传播师说，忠实地追渊源。沿袭到北宋，刻作注疏，研究探索，各自抒发自己的心得。平心而论，《尚书》、《三礼》、《三传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尔雅》各注疏，都根据古义，的确不是宋儒所能做的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宋代儒生积集一辈子的精力，一字一句地斟酌，也不是汉代儒生所能达到的，这就叫各有各的长处。汉代儒生或秉执旧文，过于相信经传；宋代儒生间或凭借臆断，勇于改变经文，这就叫各有各的短处。计算他们的得失，正好又相当。假如看不起汉代儒生，不加探讨，一律诋毁排斥，把他们当作地上的死草，不免就像做成了大车之后，倒过来排斥椎轮，已经渡过迷失的江河，立即焚烧珍贵的筏子。不要责怪后世学问好的人，替汉代儒生抱不平，又纷纷起来攻击宋代儒生的短处。按宋代儒生攻击汉代儒生，不是为说经的方便，而只是想超过汉代儒生罢了。后人攻击宋代儒生，也不是为说经的方便，只是不顺服宋代儒生诋毁汉代儒生罢了。总而言之，汉代儒生的学问深奥，不读书考古，不可下一断语；宋代儒生的学问浅近，人人都可以空谈。这中间好坏相生，确有不全为人心所享用的。我们这些人说经，只求实实在在，攻击的言论一律放置不论，收获就大了。

寄弟秀岚二

陆虎南为吾乡巨匪，今已被擒，扫其巢穴，从此乡人皆得高枕而卧矣。直隶为皇都接壤之区，该匪竟敢目无法纪，犯案累累，宜乎制军震怒，誓欲灭之而朝食。第巨匪羽党必多，现只擒其首，不可不防其党羽报复。我弟所办民团，既敢协助县差擒厥巨匪，则团中必多好身手，弟宜以忠义之言，时加激励，并勸其勤加操练，以防匪党之衔恨报复。此次吾弟因县差之求助，毅然命团众拔刀相助，为地方除害，急公好义，其志可嘉。唯吾弟系文弱书生，少与亡命之徒结怨为是。若辈慙不畏法，并且心肠之狠毒，直不足以言语形容。尝闻从叔梅庵公言：闽中有巨盗曹四麻子者，党羽甚众，专以杀人越货为生涯。官厅悬赏缉拿，咸畏犷悍，不敢逮捕。会有书生孙某，所居村与匪巢接壤，遂与村人密约：招曹来春宴，醉以酒而擒之，献于县，领得赏银与众共之。众皆曰：“诺。”正值新正，特邀曹四春宴，中计被擒，由阖村壮男驾舟献于县。匪党守至天明，不见首领还归，知必有异。旋悉为孙某所害，衔恨如刺骨。待至夜半，各执硫磺烟硝，潜至孙村放火。全庄三十余家，尽成焦土。孙某自火焰中逸出，仍为匪党所执，缚而投诸火。余众得逃生命者，亦仅十之二三耳，可不畏哉！以后我弟对于公益之事，只宜量力而行，苟有后患者，还是远避为宜。



【译文】

陆虎南是我们家乡的大土匪，如今已经被擒住，扫平了他的巢穴，从此乡人都可以高枕无忧了。直隶是京城接壤的地区，这个土匪竟敢目无法纪，多次作案，大概制军震动恼怒，发誓要灭掉他才罢休。只是这个大土匪党羽一定很多。如今只擒住了头头，不能不防备他的党羽报复。我弟所创办的民团，既然敢于在协力县差擒拿大土匪，那么团中一定有很多身手很好的人，弟弟你应当以忠义的话语，时常激励，并且勉励他们勤奋操练，来防范土匪们的含恨报复。这次弟弟你由于县差的要求帮助，坚决命令团员们拔刀相助，替地方除害，急公家之所急、好仁义之所好，心志可嘉。只是弟弟你是个文弱书生，少和亡命之徒结下仇怨才是对的。他们那些人可怜而不怕国法，并且心肠狠毒，简直不能用言语来形容。曾听堂叔梅庵公说过：福建有个大强盗曹四麻子，党羽很多，专门以杀人劫财为生。官府悬赏缉拿，都怕他们粗暴强悍，不敢逮捕。正好有一个姓孙的书生，所住的村子和匪窝接壤，于是和村里人秘密约定：请曹四麻子来赴春社宴会，用酒把他灌醉再抓他，献给县府，领得赏银和大家分享。大家都说：“好。”这时正值新年正月，特地邀请曹四来赴宴，使他中计被抓，由全村力壮的男子驾船进献给县府。匪党们把守到天亮，没见到首领回来，知道一定有其他情况。不一会儿知道被姓孙的所害，含恨刻骨。等到半夜，各自挟持硫磺烟硝，偷偷地到姓孙的所在村子放火。全村庄三十多家，都成了焦土。姓孙的从火中逃出来，仍旧被匪党所抓住，绑住就投到了火中。其他得以逃走幸免遇难的人，也仅仅十分之二、三罢了，能不怕吗！以后弟弟你对于公益事业，只应当量力而行，如果以后有难的，还是远远避开为好。

寄弟秀岚三

淫雨兼旬，暴风助虐，吾乡秋收已无望矣。陆地成江，合南舍北，蛙游鱼戏，几无一片干净土。宦家富室，安居城市，依然席丰履厚，不过稍受田产上之损失耳。至于农民，终岁勤劳，唯望秋成之大有，而今一望汪洋，禾田尽成泽国，悬釜无炊，章身无具，转瞬西风陡起，遍野哀鸿，将何以过此三冬乎！若不散放急赈，灾民不甘坐以待毙，蜂起而为走险之谋，则城市中之宦家富室，亦难高枕而卧矣。愚兄已函致直拨款赈济，无如灾区过广，仅恃公款，断难赓事。吾弟宜就商各绅士，如刘省吾、陶季梅辈，素为乡人所推重，当举为急赈发起人，募集捐款，自可集腋成裘。一面分段设立施粥厂，一面赶制棉衣，散给办事员。须由各绅士指派热心公益之人，督率夫役，施粥施衣，不宜假手地保胥吏，盖若辈不顾灾黎先死，只顾私囊饱满。莫怪世人不甘解囊相助善举，只恐徒供中饱，灾民难得实惠耳。务望吾弟留意，若辈得闻放赈，必然争揽经手，能少用一公役，可多活灾民数十，至嘱，至嘱。再者灾荒之后，必连疫病，推原其故，由于灾民国冻饿而死者众，酿成疫病，传染极速。特录寄治疫方一纸，系曹慕堂宗丞所赠，颇有奇效，宜速照言配



置药丸，苟灾区发见疫病，即可散给，其功德更大于散赈也。

【译文】

雨下了二十天之久，狂暴的大风也来助战，我们乡的秋收已经没有希望了。陆地成了江河，村舍的南北，青蛙和鱼儿在游戏，几乎没有一片干净的土地。官家富人，平安地住在城市，依然是床席丰足、鞋子厚实，不过稍微遭到田产上的损失罢了。至于家民，勤劳了一年，唯有盼望秋收的所得，但如今却一眼望去一片汪洋，稻田都成了水地，弄饭吃没有米，弄穿的没有衣，一时间西风突起，哀鸿遍野，将拿什么过这三伏严冬！假使不散放粮食紧急救助，灾民不甘心坐以待毙，蜜蜂一样起而想着铤而走险，那么城市里官家富人，也难以高枕无忧了。我已经写信给直隶都督调拨粮款赈济灾民，不想灾区太广，仅仅依恃公款，的确难以了事。弟弟你应当去和各位绅士商议，如刘省吾、陶季梅等人，素来为乡里人所推重，应当推举他们为紧急救助发起人，募捐集款，自然可以集腋成裘。一边分阶段设立施粥厂，一边赶制棉衣，散发给办事员。必须由各位绅士指派热心公益事业的人，领导挑夫仆役，施舍米粥、衣服，不应为借地方保长、小小官吏之手，他们不顾灾民先死，只顾自己囊中饱满。不要责怪人们不甘心解囊相助的行善之举，只是怕白白地让中间人饱满私囊，灾民难以得到实惠罢了。务必希望我弟留意，他们听说散放赈灾，必然争着揽来经手，能够少用一个公家办事员，就可以多使几十个灾民活命，记住，记住。再者灾荒之后，一定会紧接着瘟疫，推究其原因，由于灾民因冻又饿而死得太多，酿成了瘟疫，传染非常迅速。这里特地抄寄治瘟疫的药方一张，是曹慕堂宗丞所送，很有奇特的效果，应当迅速照着药方配置药丸，如果灾区发现瘟疫，随即可散发供给，它的功德更加大于散放赈灾。

寄弟秀岚四

交友之道，贵乎患难相扶助，缓急可通商；若以势利相攀援，酒食相征逐，一朝失势，便视同陌路矣。古人友直、友谅、友多闻，令世士大大，都以不谈人过为君子，不计其人之亲疏，不度其事之利害，一概守口如瓶，只因怕报嫌；喜博忠厚之名，见友受人引诱，被人诈欺，不肯直言忠告，则亦何贵乎交友哉！吾所知者，当世交友，能矫时俗，而有古道热肠之风者，有同年朱学竹，因见其谱兄赵牧亭为群仆剥削，至衣食不给，奋然代为驱逐。牧亭生计，遂得稍苏。又有同年曹慕堂，见其挚友陈裕斋歿后，孀妾孤子，为长婿所凌逼，遂奋然鸠率旧好，代为驱逐，其子乃得以自存。当时清议，称古道者，百不一二；称多事者，十恒八九也。又尝见崔总宪应阶娶孙妇，凭彩轿亲迎，仆人与六礼互相钩贯，非三百金不能得，众喙一音。至吉前期一日，轿仍未赁，而索价更昂。崔公患甚，自求贺喜友人代赁，皆避怨不肯应，反助仆为虐，谓彩轿本无定价，随各人贫富贵贱以消长，并称惯例，非他人所可代赁。余闻之，愤不能平，即密告崔公，将己之乘轿，结彩繒用之。一时



清议，谓不肯代任赁为非理者，百不一二；称美善体下情者，亦十恒八九也。吾弟与人交，宜力矫时俗，独尚古道，庶乎不差矣。

【译文】

交友的道义，贵在患难时相互扶助，有急事时可以互相商谈；假使依靠权势利益相互攀援，依靠喝酒吃饭相互追逐，一旦失去权势，便被看成不认识的人了。古人和正直的人、诚实的人、见多识广的人做朋友，现在的士大夫，都把不谈及别人的过失当作君子，不计较其人是亲近还是疏远，不忖度其事有利还是有害，一律守口如瓶，只因为担心报复嫌疑；喜欢博得忠厚的名声，见到友人受到别人的引诱，被别人欺詐，不肯直言忠告，那么如何贵在交友！我所知道的，现在的交友，能够矫正时俗而有古道热肠风格的，有同年进士朱学竹，因为见到族兄赵牧亭被众奴仆剥削，以至于衣服饮食都不供给，便奋然代为驱逐。赵牧亭的生活状况，才得以稍微复苏。又有同年进士曹慕堂，见到他的挚友陈裕斋死后，孤儿寡母被大女婿凌辱逼迫，于是奋然召集过去的好友，代为驱逐，其儿子才得以有立足之地。当时清议称颂古道的，一百个中没有一两个；说别人多事的，十个中常有八九个。又曾见崔总宪应阶娶孙媳妇，依靠彩轿迎亲，仆人和六礼士互相勾结，没有三百金不能抬动，众口一词到婚期前一天，彩轿仍旧没有租到，而索价更高了。崔公非常忿怒，自己请求贺喜友人代为租轿，这些人都为了避免怨恨不肯答应，反而帮助仆人为所欲为，说彩轿本来没有定价，随各人贫富、贵贱而多少不同，并且说是惯例，不是别人所能代为租赁的。我听了，愤愤不平，随即暗地告诉崔公，将自己所乘轿子，结上彩绸使用。一时间清议，说不肯代为租赁是不合理的，一百个中没有一两个；说别人美善而体恤民情的，也是十个中常有八九个。你和人交往，应当尽力矫正时俗，独自崇尚古道，大体没有闪失了。

寄从弟次良

《香奁诗》都标“无题”，歌咏美人者固多，然亦有别寓深意，而假托艳体者，譬如前朝遗老怀念故主，遂假托“无题”，抒写念旧之情。同年申铁蟾，好以香奁体，写不遇之感。尝见其因谒某巨公未见，戏为《无题诗》曰：“垩粉围墙罨画楼，隔窗闻拨细箜篌。分无信使通青鸟，枉遣游人驻紫骝。月姊定应随顾兔，星娥可止待牵牛。垂随疏处雕栊近，只恨珠帘不上钩。”殊有玉溪生风致。我弟来书云，无题诗中往往引用神仙以比例，未免拟不与伦。则我弟初见此诗，又将曰不应疑及织女，诬蔑仙灵。然而李义山诗云：“海客乘槎上紫氛，星娥罢织一相问。只应不惮牵牛妒，故把支机石赠君。”更觉有辱织女矣。其实义山之意，在于令狐。文人掉弄笔墨，恒喜借神仙作比喻，初与织女无涉。铁蟾此语，亦犹义山之志也。夫诗人引用，渔猎百家，原不能一一核实。至于《灵怪集》所载郭翰遇织女事，则悖妄之甚矣。盖自庄、列寓言，借以抒意；战国诸子，杂说弥多。由是后人穿凿锻炼，



益复肆无忌惮。如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，有“太守吴去爱幸”之语，是例长沙为婁童。《史记·高帝本纪》，称母媪在大泽中，太公往视，见有交龙其上，故晁以道诗云：“杀翁分我一杯羹，龙种由来事冥杳。”是诬高帝为龙交所生，非太公子，诚属荒谬。学者引用典故，是当考校真妄，诚不可炫博矜奇，任意引用也。

【译文】

《香奁诗》都标有“无题”，歌咏美人的固然很多，但也有别含深意而假托香艳体裁的。譬如前朝遗老怀念旧君王，就假托“无题”，抒发自己的怀旧之情。同年进士申铁蟾，喜欢以香奁体来写怀才不遇的感受。曾经见到他由于谒见某大臣而没被招见，戏写《无题诗》说：“垩粉围墙罨画楼，隔窗闻拔细篴篴。分无信使通青鸟，枉遣游人驻紫骝。月姊定应随顾兔，星娥可止待牵牛。垂随疏处雕栳近，只恨珠帘不上钩。”特别有李商隐的风格情致。弟弟你来信说，无题诗中往往引用神仙有一定的比例，不免比拟不伦不类。那么弟弟你初次看到这首诗，又会说不应怀疑到织女，诬蔑神仙。然而李商隐诗云：“海客乘槎上紫氛，星娥罢织一相问。只应不惮牵牛妒，故把支机石赠君。”更会觉得辱没织女了。其实李商隐的意思，在于令狐楚。文人舞弄笔墨，常喜欢借神仙作比喻，本来和织女没有关系。申铁蟾这句话，也像李商隐的志趣。诗人的引用，涉及各家，原本就不能一一核实。至于《灵怪集》所记载郭翰遇织女的事，则是悖理妄乱得太过分了。大体从庄子、列子寓言，借以抒发胸臆；战国诸子，杂说更多。从此后人穿凿锻炼，更加肆无忌惮。例如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，有“太守吴去爱幸”的话，这个例子长沙为婁童。《史记·高帝本纪》，说母媪在大湖中，太公去看，见到有交龙在上，所以晁以道诗说：“杀翁分我一杯羹，龙种由来事冥杳。”这是诬告汉高帝为蛟龙交交所生，不是太公的儿子，实在是荒谬。学者引用典故，这应当考校真假，真是不能炫博矜奇，任意引用。

训次儿

余平生最爱古砚，少时蒙姚安公见赠小砚一方，背有铭曰：“自渡辽携汝，伴草军书恒夜半，余之心唯汝见”，款题“芝冈铭”，盖为熊廷弼公军中之砚也。余家旧藏一小砚，左侧有“白谷手琢”四字，当是孙傅庭公所亲制。二砚大小相近，遂合为一匣，久藏汝佶儿处。汝佶死后，被婢姬所窃。此乃前代遗物，岂容散失，尔宜留意，时往古董肆及旧货摊上物色，务求原璧归赵。余新得一琴砚，乃张柱岩所赠，斑驳剥落，古色黝然。右侧下端镌“西涯”二篆字，中镌行书五绝诗曰：“如以文章论，公原胜谢刘。玉堂挥翰手，对此忆风流。”款曰“稚绳”，乃高阳孙相国字，确系怀麓堂故物。左侧镌小楷七绝诗：“草绿湘江叫子规，茶陵青史有微词。流传此砚人犹忆，应为高阳五字诗。”款曰：“不凋”，乃太仓崔华之字。华为渔洋山人门人，渔洋论诗绝句曰：“江南肠断何人会，只有崔郎七字诗。”即指华也。而二诗皆不载本集，岂以语涉诋词前辈，编集时自删之欤？曾质之刘石庵参



知，因诗不见本集，颇疑其伪。然而古人诗不载于本集，而散见于他人笔记中者，往往有之。石庵之言，不足信也。因得此砚，而忆及汝侏死后之失砚，嘱尔注意物色。勿懈。

【译文】

我平生最喜爱古砚，小的时候承蒙姚安公赠送给我一方小砚，背面铭文为：“自渡辽携汝，伴草军书恒夜半，余之心唯汝见”，落款题为“芝冈铭”，这是明代熊廷弼军中的石砚。我家过去藏有一方小砚，左边有“白谷手琢”四个字，应当是明代孙傅庭亲手所作。两方石砚大小相近，于是整合为一个盒子，长期藏在汝侏那里。汝侏死了以后，被婢女、老妈子偷了。这是前朝留下来的，哪里容得散失，你应当留意，时常到古董店及旧货摊上物色，务必求得原璧归赵。我新近得了一方琴砚，是张柱岩所送。混杂剥落，古色黯淡。右侧下端镌刻“西涯”两个篆字，中间镌刻行书五绝诗“如以文章论，公原胜谢划。玉堂挥翰手，对此忆风流。”落款为“稚绳”，是高阳孙相国的字，确实是怀麓堂过去的东西。左侧镌刻小楷七绝诗曰：“草绿湘江叫子规，茶陵青史有微词。流传此砚人犹忆，应为高阳五字诗。”落款为“不凋”，是太仓县崔华的字。崔华是王渔洋的门人，王渔洋论诗绝句：“江南肠断何人会，只有崔郎七字诗。”即是指崔华。而两首诗都不载在他的专集里，难道因为用语涉及到前辈，编纂集子时自己删了吗？我曾经质问过刘石庵参知，因为这些诗不见于他的专集，很是怀疑它们的作伪。然而古人的诗不载于他的专集，而散见于别人笔记中的，往往有这种情况。李石庵的话，不足相信。因为得了这个石砚而回想起汝侏死后丢失的石砚，叮嘱你注意去寻找，不要松懈。

寄族侄貽孙

来书云：李义山诗，有“空闻子夜鬼悲歌”句，李昌谷诗，有“秋坟鬼唱鲍家诗”句，类于此者甚伙，何古人都闻鬼吟不为怪，今人偶闻鬼叫，便为不祥。按义山诗中之“鬼悲歌”，并非真闻鬼歌，乃用晋时“鬼歌子”夜事也。昌谷诗中之“秋坟鬼唱”，亦非亲聆鬼吟鲍家诗，乃用鲍参军“蒿里行”之典，幻谑其词耳。唯今世却实有其事：同年田香亭，尝读书别业。新秋之夜，月白风清，耳畔忽闻有度昆曲者，亮折清圆，凄心动魄，乃《牡丹亭·叫画》一出也。谛听出神，不辨其声自何来。迨至曲终，忽省墙外皆断港荒陂，人迹罕至，此声究自何来，殆友人来此戏吾乎？则秋宵苦寂，正好剪烛共话。亟启户视之，唯月光皎皎，芦荻瑟瑟而已。此可改易昌谷诗曰“秋宵鬼唱《牡丹亭》”，以状其景也。

——《纪文达公遗集》

【译文】

来信说：李商隐的诗中有“空闻子夜鬼悲歌”句，李贺谷的诗中有“秋坟鬼唱鲍家诗”句，和这相似的太多了，为何古人都听到鬼神呻吟而不以为怪，今人偶



尔听到鬼叫，便认为不吉祥。按李商隐诗中的“鬼悲歌”，并非真听到鬼歌，只是运用了晋代时“鬼歌子”的夜事。李贺诗中的“秋坟鬼唱”，也不是亲耳听到鬼吟鲍家诗，只是运用了鲍照“蒿里行”的典故，其词幻渺宵远罢了。唯有现在却实有其事：同年进士田香亭，曾在别墅读书。初秋的夜晚，月亮洁白、惠风清朗，耳边忽然听到有唱昆曲的，响亮的回折、清幽的圆润，惊心动魄，是《牡丹序·叫画》中的一出。听得入神，不能辨清声音从哪里来。等到曲子结束，忽然发现墙外都是断壁荒坡，荒无人烟，这声音究竟从哪来的，大概是友人来这里戏弄我吧？那么秋夜苦寂，正好可以通宵闲谈。多次开窗户看，只有月光闪亮，芦荻飘动罢了。这可以改换李贺诗为“秋宵鬼唱《牡丹亭》”，来描绘其景色了。

训大儿

尔初入世途，择交宜慎：友直、友谅、友多闻益矣；误交真小人，其害犹浅；误交伪君子，其祸为列矣。盖伪君子之心，百无一同：有拗掇者；有偏倚者；有黑如漆者；有曲如钩者；有如荆棘者；有如刀剑者；如锋蚤者；有如狼虎者；有现冠盖形者；有现金银气者。业镜高悬，亦难照彻。缘其包藏不测，起灭无端，而回顾其形，则皆岸然道貌，非若真小人一望可知也。并且此等外貌麟鸾中藏鬼蜮之人，最喜与人结交，儿其慎之。

【译文】

你刚刚走入社会，选择朋友应当慎重：选择正直的人作朋友，选择诚信的人作朋友，选择见闻广博的人作朋友才有好处；错误地交上小人为友，危害还浅；错误地交上伪君子为友，祸患就大得多了。大体伪君子的心思，没有一个相同的。有执拗的，有偏执的；有心黑如油漆的，有弯曲如钩钩的；有像荆棘的，有像刀剑的；有像蜂虫的，有像虎狼的；有衣冠禽兽的，有金银满身的。明镜高高地悬挂，也难以照得彻底。源自于包藏祸心，起息无由，而回顾他的样子，却都道貌岸然，不像真小人一看就知道。并且这种外表端正如麒麟、鸾鸟却心藏魔鬼的人，最喜欢和别人结交，我儿还是慎重吧。

寄族侄起凡

讼之为害大矣哉！有含冤不得伸，衔恨而觅死者，有缠讼多年，因而破家者。其故皆由讼师暗中把持，以曲作直，捏造讼谋，官长误认为真，是非颠倒，沉冤莫白。讼师之造孽，擢发难数矣。近闻人言吾侄恒为人草书讼牒，余却不信，盖吾侄深得令先严衣钵，学问优长，欲谋温饱，何事不可为，而甘作此不道德之事。但愿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盖几为刀笔吏者，自身侥幸不受桎梏之苦，其子孙必不昌，余所见不鲜，吾侄岂独无闻见耶？



【译文】

打官司造成的祸害太大了！有含冤而不能伸张的，含恨而寻短见死的，有纠缠官司多年的，由于这个而毁坏家庭的。其原因都是由于律师暗地里把持，把歪曲事实，捏造供词，长官错误地认为是真的，是非颠倒，沉积的冤屈没法说明。律师的造孽，越发难以胜数了。近来听人说你常常替别人写供词，我却不相信，大概你深得你父亲的家传，学问优秀，想图个温饱，什么事不能做，而甘愿做这种不道德的事。但愿你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凡是做律师的，自身侥幸不受牢狱之苦，他的子孙一定不会昌盛，我见到了不少，你难道独独没有听说或看到过吗？

训三儿

尔之诗文，果然语语珠玑，绝无瑕疵可摘，人皆赞美之不遑。乌有人指摘一字。尔莫谓登贤书是尔学问优长，有以致之，乃是赖余之微名，始得侥幸成名，莫怪士林中啧有烦言。文才较尔高出十百倍，依旧青衿一领，屡困场屋，不得脱颖而出者何可胜数哉。以后勿再做岸自大，愈谦抑，则人愈敬重，愈狂妄，则人愈轻视。尝闻刘东堂言：有同学葛生，性悖妄，诋訾今古，高自位置，有指摘其诗文一字者，衔之如刻骨。会住河间岁试，同寓十余人，散坐庭中纳凉。葛生纵意狂谈，众皆缄口。忽闻树后一人抗词争辩，连低其隙。葛生理屈词穷，怒问：“子为谁？”暗中应曰：“我河间宿儒焦王相也。”葛生骇问曰：“闻子于去冬作古矣。”答应曰：“不死焉敢取虎须，与君争辩耶？”葛生跳掷叫号，沿墙寻觅，卒无所见。尔勿蹈葛生之覆辙，戒之，戒之。

【译文】

你的诗文，果然字字珠玑，绝对没有缺点可以指摘，人家赞美都来不及，哪有人指摘一个字。你不要说选贤的文章是你学问专长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却是依靠我的小名气，你才得以侥幸成名，不要奇怪读书人中赞誉的话太多。文才比你高出十倍百倍，依旧青衣一件，多次没能中科考，不能脱颖而出的哪里能数得清呢。以后不要再傲慢自大，愈是谦恭节制，那么就愈受人敬重，愈是狂妄自大，那么就愈受人轻视。曾听刘东堂说：有位姓葛的同学，性情悖逆狂妄，诋骂古今，自以为高明，有指摘他诗文一个字的他都恨之入骨。正当住在河间参加岁考，同住的有十多个人，零零散散地坐在庭院中乘凉。姓葛的纵情乱说，大家都闭口沉默。忽然听到树后一个人出言争辩，连连抵中他的漏洞。姓葛的理屈词穷，愤怒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那人暗地里应对道：“我是河间名儒焦王相。”姓葛的惊骇地问道：“听说你在去年冬天就死了。”他笑着应道：“不死哪敢抓老虎的胡子，和你争辩呢？”姓葛的边跳边叫，沿着围墙寻找，最终没有见着。你不要蹈葛生的覆辙，戒之，戒之。



寄琳妹

婢女亦屬父母養育之愛女，只因家貧，無以糊口，不得已忍痛鬻為婢。年小者七八，大者十二三，久依母膝，一旦別離，其中心之痛苦，誠非楮墨所能形容者。主婦宜矜惜之，愛護之，使其漸忘思親之念，則執役自少遺誤。若一味以严厉待之，聞喚稍遲，即加斥責，失手墜盞，即施鞭笞，誰非人女？誰無父母？使將愛女易地以處之，其苦楚為何如耶？日昨大甥來京，愚兄下榻留之。夜燈對語，偶爾談及吾妹待婢過嚴，去年一逃一死，現在僅留一婢。即有女佣足供呼喚，不必添婢矣。兄且舉實事相告，度妹聞之，必起悚栗。一為維揚某巨室眷屬連舫之任，傍晚泊江口。俄一巨艦來同泊，門燈檣帆，赫然官舫也。旋見二十余彪形大汉，露刃躍登已舟，盡驅婦人出艙外。鄰舟一靚妝女子探首船窗，指巨室之婦曰：“此即是矣。”群盜應聲曳之去，一盜大呼曰：“我即爾家逃婢之父！我因貧鬻女，供爾供喚，理也，何得橫施酷虐，鞭笞炮烙，身無完肤？幸逃出遇我，今已嫁作豪杰婦。爾追捕不獲，銜恨如刺骨，今來報復，特劫爾婦去，嘗遍我女身受之鞭笞炮烙，便任其逃遁。”言訖，揚帆而去。室縣重賞緝捕，卒無踪跡。夫貧至鬻女，豈復有所能為，不料其父能為盜也。婢受慘毒，豈復能圖報，不料其能為盜婦也，蜂蛰有毒，可不慎乎！又一富室主婦，御婢殘忍，偶以小過，將婢褫衣楚閉空房。時值嚴冬，次日即凍死。婢父投縣控告，官因驗無伤痕，訟不得直，反受笞責，冤憤莫泄，遂于深夜挾刃逾垣入富室，并其母女手刃之。緝捕多年，亦未弋獲。此系李受公在任親辦之事，并非愚兄造言聳聽。更有無父之婢，被虐圖報，其禍更烈，今春京師前門外，陸姓失火，夫婦五口俱遭焚死，獨二婢未葬火窟，亦因主婦虐待過甚，二婢冤憤莫白，下此放火毒手，一無显証，并未追究。更有被虐已死之婢，亦能報冤。某部員之妻，日以鞭笞婢女為兒戲，一婢備受酷虐而死。越十余日，有黑氣一团，自檐際墮地，旋轉如風，有声啾啾，直入內室。次日主婦疽發于背，如粟顆。日久四潰，首斷而命絕，宛如刀斬。是為人所不能報，而鬼報之也。不有人禍，必有天刑，望吾妹勿以斯言為河漢，至囑，至囑。

【譯文】

婢女也是父母養育的愛女，只因家庭貧困，沒辦法养活，不得不忍痛賣給別人做婢女。年紀小的七八歲，大的十二、三歲，長期依偎母親膝下，一旦別離，其心中的痛苦，真不是筆墨可以形容的。主人的妻子應當怜悯她，愛護她，使她漸漸忘記思念父母的想法，那麼做事自然會少些遺誤。假使一味地严厉地對待她，听人使喚稍微遲一點就加以斥責，不小心掉了杯盞就加以鞭打，哪個不是別人的女兒？哪個沒有父母？使你將愛女掉換來對待，其苦楚會怎麼樣呢？昨天大外甥來京城，我留他過夜。夜里挑燈聊天，偶爾談及你對待婢女太严厉，去年是一個逃走一個死亡，現在只剩下了一个。既然有女仆能供使喚，沒必要添加婢女。我將列舉事實告



诉你，猜想你听了一定会惊骇不已。一件是扬州某富贵人家（现在还担任要职，姑且隐瞒他的姓名）带着家眷乘船赴任，傍餐停在江边，一会儿一艘大船开来一起停着，门上有灯樯桅有旗，显然像官船。不久见二十多个健壮大汉，执刀跳上他的船，把妇女全部赶到舱外。邻船一位打扮俊俏的女子把头探出窗外，指着富贵人家的妻子说：“这个就是。”这群强盗应声而拖她走，一名强盗说：“我就是你家逃走的婢女的父亲！我因贫困卖了女儿，供你们使唤，这是天理。为何乱施残酷的虐待，鞭打火烧，体无完肤？幸而逃出来遇到我，如今已经嫁给豪杰做妻子。你追捕而没有收获，恨之入骨，如今来报复，特地抢走你的妻子，尝遍我女儿身受的鞭打火烧，就任她逃走。”说完，开船而走。这位富贵人家悬赏缉拿，最终没有踪影。贫困到卖女儿，难道还能做什么，想不到他父亲做了强盗。婢女遭到惨毒，哪还能企图报复，没料到她能成为强盗的妻子，蜂蚕有毒，能不慎重吗！又有一个富家妻，御使婢女十分残忍，偶尔因为小过失就把她剥掉衣服禁闭在空房中。这时正值严寒的冬天，第二天她就冻死了。婢女的父亲到县府投诉控告，官更因为查验没有伤痕，诉讼不能得公道，反而遭到鞭责，冤屈悲愤没地方发泄，于是在深夜持刀跳墙而进了这户富家，把母女二人一并杀死。官府缉拿多年，也没有抓获。这是李受公在任亲自办的事，并非我危言耸听。更有没有父母的婢女，被虐待企图报复，其祸患更加厉害。今年春天京城前门外陆家失火，夫妻子女五口人，全都被烧死，唯独两个婢女没有葬身火海，也是因为主妇虐待太厉害，两个婢女冤屈悲愤无法抢白，下此放火毒手，事情没有明显的凭证，并没有追究。更有被虐待已死的婢女，也能报冤。某部办事员的妻子，每天以鞭打婢女为儿戏，一个婢女遭受残酷虐待而死。过了十多天，有一团黑气，从屋檐边落到地上，旋转像风，声音啾啾，直接进入内室。第二天主妇背部发疽，像粟粒一样。日子久了四处溃烂，脑袋断了而生命绝灭，宛如被刀砍的。这是人不能报复而鬼报复。没有人祸一定会有上天的刑杀，希望你不要对这些话不以为然，记住，记住。

寄族兄次辰

孔子曰：“听讼吾犹人也。必也使无讼。”旨哉言乎？盖牧民之官，据供词以分曲直，断生死，谁能保得百不失一，绝无冤抑。至于户婚田土之案，失出入，只在金钱间，造孽尚微。唯有命案，最易造孽，最难审断。疑狱之离奇者，鬼神亦莫测其究竟。纵龙图再世，亦难得定讞也。客岁京师，曾出一疑狱，至今悬案未决。案为富室周姓娶媳，男女并韶秀，一对璧人。贺客皆称为神仙眷属，新夫妇亦甚相欢悦。及至次日，时已过午，洞房门犹未启。呼之不应，穴窗窥之，新夫妇已相对缢死矣。破门而入，视其衾已合欢矣，又俱身着盛服而死。异哉此狱，虽皋陶不能听断，宜其至令悬为疑案也。我哥位处繁剧，案牍劳神，倍形辛苦。而刘氏一案，既未损失金珠，自非盗劫。被戕主妇已年过五十，又不类奸情，诚属疑狱。而苦主不谅，迭向上司衙门稟催缉凶，太觉不近人情也。

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做被告我和别人一样，但一定要使自己没有官司。”这话真好！大体司法官员，根据供词来分清是非曲直，判断生死，哪个能保证万无一失，绝对没有冤枉。至于各家婚姻、田产的案件，出入的损失，只在金钱之间，造成的冤孽还算轻微。唯有性命案件，最容易造成冤孽，最难以审清判断。疑案中离奇古怪的，鬼神也不能探测到究竟。纵使包龙图再度降世，也难以定奏。有一年客居京城，曾经出过一件疑案，至今悬而未决。案情是姓周的富贵人家娶媳妇，男女都很俊秀，一对佳人。来祝贺的客人都称赞为神仙夫妇，新婚夫妻也特别高兴。到第二天，时间正过中午。洞房门仍旧没有开。呼喊他们而没有反应，从洞窗窥探，新婚夫妻已经双双上吊而死。弄坏门进去，看他们的衣衾已经过了夫妻生活，再都穿着盛美的服装而死的。这种案件太奇异了，即使皋陶也不能裁断，到现在仍旧是疑案。我哥为官繁杂，工作劳神，倍形辛苦。而刘氏一案，既然没有损失金钱珠玉，自然不是盗窃抢劫。被害主妇已经五十多岁，又不像奸杀，的确属疑案。而原告不能谅解，多次向上级部门禀报催促缉拿凶手，我深感不近人情。

稟胞叔仪南

侄德不修，学不进，而渥荷天恩，联捷成庶吉士，得列御史之班。自知日盈必昃，水满必溢，天将降罚，故使我身处招怨之地。凡道德高于我，学问胜于我者，当之尚难免咎，况侄德薄能鲜，自然更易取戾矣。今果然以漏言狱遣，下刑部狱。此次处分，侄固计之熟矣。盖身为言官，不言则溺职；言多则必败，绝无保全之法也。入狱以来，监视甚严，日以一董姓军官来伴守，与之说鬼谈狐，差堪解慰寂寥。侄居心坦白，自问无私，漏言乃有激而成，并无私通外藩之事。而朝官如此派员严守，能不令人悚然！董军官亦知我心无他，遂自陈能拆字，有奇验，请公随便书一字，以决休咎。侄遂就其姓书一“董”字请拆。董曰：“是千里万里也，公将还戍矣。”请再书一字。以卜戍地之所。侄又书一“名”字。董曰：“上为‘夕’，加一‘卜’字，便成‘外’字。而‘名’字下半为‘口’，倒装之，便是‘口外’。”侄又问将来可得归乎，董曰：“字形绝肖‘召’字，定有召还之望。”侄又书一“口”字，请卜遣戍若干年。董曰：“‘口’为四字之外腔，中缺两笔，戍期决不满四年也。”所言如是，未识应验否。侄恐妻子闻获遣系狱，惶急无措，望叔父大人善言开导之。天恩高厚，万无性命之忧也。言不尽意，容待案定，再行禀闻。

【译文】

侄儿德行没修养好，学问没多大进展，却偶得天子的恩赐，联捷成了庶吉士，得以列于御史之行。自己知道太阳圆满一定会缺，江水满河一定会溢出来，上天要降下惩罚，所以使我自身处于招来怨恨的地步。凡是道德比我高的，学问比我强



的，担当这一职位尚且难以免掉过失，何况侄儿道德微薄能力少有，自然就更加容易受到暴戾。如今果然因为多嘴多舌而遭到惩罚，打到刑部牢狱。这次受此处置，侄儿本来想得多了。大体自己为谏官，不进言就渎职；说多了就一定败坏自身，绝对没有保全的方法。进监狱以来，监视非常严格，每天有一位姓董的军官来陪守，和他说鬼谈狐，勉强能够解慰寂寞。侄儿居心坦诚，自认没有私心，说漏嘴是激将而成，并没有私通外国的事。而朝廷官员像这样派军官严加看守，能够不让人恐惧！董军官也知道我没有其他想法，于是自己说会拆字，并有离奇的验证，请我随便写一个字，来决断好坏吉凶。侄儿就他的姓写一个“董”字请他拆。董军官说：“这是千里万里，您将要去戍边。”他请我再写一个字。来占卜戍边远地方的名字。侄儿又写一个“名”字。董军官说：“上部是‘夕’，加上一个‘卜’字，就成了‘外’字。而‘名’字下半部为‘口’倒过来就是‘口外’。”侄儿又问将来能够回来吗。董军官说：“字形非常像‘召’字，一定有召还的希望。”侄儿又写了一个“口”字，请他占卜被遣戍边有几年。董军官说：“‘口’字是四字的外部口腔，中间缺了两笔，戍边期限绝不超过四年。”所说的就是这样，不知道能否应验。侄儿担心妻子儿女听说我遭到逮捕并打下牢狱，急得没有办法，希望叔父大人用好话开导他们。皇上恩德伟大厚重，万万没有性命的忧虑。言不尽意，等案子定了，再写信汇报吧。

寄内子

哈哈，余险乎又赴乌鲁木齐效力。盖因近日京中酷热，为历来所未有者。余素性畏热，而日须穿长袍，入值军机房，苦不堪言。昨日酷热更甚，诸大军机皆未入值，只有余与一朱姓章京。余便放浪形骸，除去长袍，高踞胡床，披襟执扇。正在独乐其乐，朱章京忽顾我低语曰：“圣驾来矣！”余如闻青天霹雳，惶遽无措，不及穿袍接驾，一跃而下，匿身炕后。久之，不闻声息，只道圣驾已去，探首谛视。奈余之眼镜，摘除在公案上，目光模糊。但见炕上坐一人，面朝外而背向内，只道是朱章京，问之曰：“老头子去几时矣？尔奚不关切一言，免得余蜷伏在炕下。”诘知那人怒目返顾曰：“派尔在此办公，谁教尔蜷伏炕下？”余闻口音，知是皇上，直吓得余屁滚尿流，势不能仍匿炕后，只得匍伏叩头请罪。皇上曰：“擅敢称朕老头子，该当何罪？”余叩头强辩曰：“此是臣下尊敬圣上之意。‘老’犹言天下之大老，‘头’即元首之义，‘子’即子元元之意。宋儒尊称皆曰‘子’，如孔子、孟子，皆是也。”皇上曰：“尔自仗口才敏捷，还敢强辩饰非。今有一成句曰：‘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’，随口对来，恕尔无罪。”余应声对曰：“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。”天颜始霁，挥令起去。圣驾仍由后轩还宫。余至下午退值还寓，即草此函，犹觉心头忐忑。幸遇圣上优容，未曾加罪，然而余胆几乎吓破也。此皆由于目光短视，素性畏热所致。古人云：“慎言寡过”，洵不诬也。



【译文】

哈哈，我险些又到乌鲁木齐去效力了。因为近日京城特别热，为历来所没有过的。我向来本性怕热，而每天必须穿长袍，到军机处房中工作，痛苦得不忍心说。昨天酷热更厉害。各大军机都没有工作，只有我和一位姓朱的章京。我便放肆不羁，脱掉长袍子。高高地踞座在胡床上，披着衣襟摇着扇子。正在自得其乐时，朱章京忽然看着我低声说道：“皇上来了！”我像是听到上天一声霹雳雷，惶恐而不知所措，来不及穿上袍子去迎接皇上，一跃而下床，藏身到炕床后面。过了很久，没有听到声响，只以为皇上已经离去，探出头又听又看。无奈我的眼镜，摘除在公案上面，目光模糊。只见炕上坐着一个人，脸朝外面而背朝里面，只以为是朱章京，问他道：“老头子走了多久？你为何不说一句话，免得我蜷曲伏在炕下面。”哪知那个人眼珠一怒，回过头说：“派你到这里办公，谁教你蜷曲伏在炕下的？”我听口音，知道是皇上，直吓得我屁滚尿流，情形不能仍旧藏在炕后，只好匍伏叩头请罪。皇上说：“擅自敢称朕为老头子，应该定什么罪？”我叩头勉强辩护道：“这是臣下尊敬圣上的意思。‘老’好像说天下的大老，‘头’就是元首的意思，‘子’即统率老百姓的意思。宋代儒生尊称都说‘子’，像孔子、孟子，都是的。”皇上说：“你自己依仗口才敏捷，还敢来强辩饰过。现在有一成句说‘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’，随口对来，饶恕你没有罪过。”我回应对道：“若周之赤刁大训天球河图。”皇上龙颜才消气，挥令而走。皇上仍从后轩回宫。我到下午下班回寓所，马上草写这封信，还觉得心头七上八下。幸好遭遇到皇上容颜优悠，不曾加罪，然而我的胆子几乎都吓破了。这都是由于目光短浅，素来本怕热所致。古人说：“谨慎说话就会少犯错误”，确实不是骗人的。

寄从兄旭升一

居官廉洁自持，自省不取非义财，而悠悠众口，仍有诋毁其糊涂者。其故由于无知人之明，误用奸黠之徒，招摇纳贿，累及主人，亦被恶名。同年陈半江官直隶时，其戚陆某为县令，廉介自持，而官声不振。半江告之曰：“作宰贵廉明，能窥测人心之忠正奸邪，可博名誉隆然；否则纵尚廉介，必蒙昏庸之毁。”其戚不悟，卒被殃民之咎，被参撤任，岂不冤哉？

【译文】

做官要廉洁自持，自己省察不要求取不义之财，而众人之口，仍然会诋毁其中糊涂的人。其原因是由于没有知人之明，错误地任用奸狡的人，招摇受贿，累及主人，也披上了恶名。同年进士陈半江在直隶做官时，他的亲戚陆某为县令，廉洁忠介、自守清白而名声不振。陈半江告诉他说：“做宰令贵在廉洁明理，能够窥测出人心的忠正、奸邪，可以博得大名；否则即使还廉洁忠介，也一定会蒙受昏庸人的诋毁。”他的亲戚不能领悟，最后背上了害民的过失，被人参劾撤换，难道不冤

枉吗？

寄从兄旭升二

释家能夺舍，道家能换形。夺舍者，托孕妇固有之胎儿而转生；换形者，血气已衰、大丹未成，则借一壮盛之躯，与之互易。此唯有德行之释道，始能夺舍换形，尚不能终成正果，至于常人，六根未净，嗜欲多端。更不知去修道之途几千万里矣。世间唯狐修道最易，次辰哥常言：有张仲深者，交一狐友，偶问其修道之术，狐言吾族修道，先炼幻形，道渐深则炼脱形。脱形之后，可以换形。狐之换形，与道家之换形相同。故凡痴人忽黠，黠者忽痴，与初不喜学仙，而忽好服饵导引，人怪其性情倏变，实因魂气已离，狐附其体而生也。然既换人形，即受人道之拘束，不复能幻化。亦有如人之惑溺于声色货利嗜欲，同堕轮回，故非道力坚定，都不敢轻涉世缘，恐浸淫而不能自觉耳。故能幻人形之狐，往往崇人，即道力不坚定也，其言颇近理。于是知人欲修仙，必须摒绝声色货利嗜欲，始有精进成功之望耳。

【译文】

佛家能够去掉魂舍，道家可以改换形体。去掉魂舍的，依托孕妇本来有的胎儿来转生；改换形体的，血气已经衰竭，大丹没有炼成，那么假借一张强壮的身躯和它互换。这只有德行的佛道，才能去掉魂舍、改换形体，尚且不能最终成正果，至于普通人，六根不能洁净，嗜好欲望太多，更加不知道离修成正果之路差几千万里了。世界上只有狐狸修成正果最容易，次辰哥常常说：有个叫张仲深的人，交了一个狐狸朋友，偶尔问它修道的办法，狐狸说我们这类修道，先炼变幻形体，道术慢慢深了就炼脱解形体。脱解形体以后，就可以改换形体。狐狸的改换形体，和道家改换形体一样。所以凡是痴迷的人忽而狡黠，狡黠的人忽而痴迷，和开始不喜欢学修成仙，而忽然喜欢服药丹导引，人家奇怪他们的性情突变，实在是由于魂魄已离开身躯，狐狸依附其身体而产生的。然而既然已换了人形，随即受为人之道的拘束，不再能幻化。也有像人一样沉溺于好乐、美色、钱财、利益的嗜欲，一齐堕入轮回，所以不是道力坚定，都不敢轻易涉足世上，担心浸没而不能自己觉悟了。所以能够变幻人形的狐狸，往往作祟，就是道力不坚实，他的话很接近情理。从此知道一个人想修炼成仙，必须摒弃杜绝好乐、美色、钱财、利益的嗜欲，才有精进成功的希望了。

寄族弟次良一

今之督抚道府，只知察吏，不知训吏。夫上司与下属，犹如父兄之与子弟。乌可不加训诲。盖察吏仅能分别善恶，训吏可以化恶为善，斯其成就者多，吏治有澄

